

妙悟山川

中国现当代名人游记精选

朱光潜 编
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819113

妙悟山川

中国现当代名人游记

朱光甫

编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C0349827

妙悟山川

朱光甫 编

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17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25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 000

ISBN 7-80580-443-5/J·410 定价: 23.00 元

序

是谁,在丛林中轻声歌唱?

是风,在鹅黄的枝头嬉戏,在宽阔的叶上
数着晶莹的水珠,在斑驳的枝干上抚摸秋天
的伤口,在枯败的树前哀悼亡灵……

是雨,在干涸的土地上匆行,在迷途的羊
群中恣肆,在游子的归梦中飘洒,在旅人的步
履中叹息……

是光,在荡漾的湖水中闪烁,在飞泻的泉
瀑前跳跃,在绚丽的花朵上舞蹈,在飘落的枯
叶上滑落……

是影,在鹰隼的翅膀下飞逝,在野马的飞
鬃中飘散,在古寺的枯井中呻吟,在坍塌的宫
墙下徘徊……

是谁,在丛林外凝神倾听?

是诗神——屈原枕着汨罗江的涛声倾听
落英缤纷,陶渊明采着东篱的菊花倾听南山

云雾弥漫,李白瞪着迷朦醉眼倾听水中月光盈盈,苏东坡勒马伫立倾听大江东去波涛阵阵……

是贤哲——孔子望着河水倾听着时光的流逝,庄子举目天空的浮云倾听着宇宙幽渺的玄音,浮屠闭目菩提树下倾听着照彻内心的光芒,达尔文凝望着动物标本倾听着生命的搏击……

是缪斯——伯牙在蓬莱山悲号的群鸟和澎湃的海水间倾听着生命的律动,公孙大娘在行云流水中倾听剑舞游弋的形体,怀素在骤雨旋风中倾听狂草龙蛇之势,八大山人在花鸟虫鱼的目光中倾听着灵魂的泣鸣……

仁者,从巍巍而立的山势中领悟到了宽厚仁爱之道。

智者,从随物赋形的水势中领悟到了世事变化之道。

侧耳倾听丛林中神秘的歌唱,那是大地万物在向你昭示宇宙的奥秘。倾听天籁的歌唱,就是倾听心灵自己的歌唱……

是谁,在丛林中轻声歌唱?
是诗神,是贤哲,是缪斯……
是谁,在丛林外凝神倾听?
是风、是雨、是光、是影……

朱光潜

1997年10月4日夜

目 录

序/1

病中吟：一个迷惘者的呓语——

山中杂信/1 周作人

故园之情，慕古之思，辱国之恨——

五峰游记（外一篇）/16 ... 李大钊

雨后松涛中的文化感悟——

庐山游记/27 胡 适

十万元军东征日本覆没之谜——

今津纪游/37 郭沫若

景山上的妙悟：皇帝是个白痴强盗——

上景山/51 许地山

北戴河海滨浴场，诱人的神秘乐园——

再游北戴河/57 陈衡哲

一个战争难民的避乱之旅——

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/64

..... 周瘦鹃

对历史与现实的俯瞰——

- 登雁塔(外一篇)/73 叶圣陶
- 风雨凄迷的西部之旅——
- 西兰公路上/92 张恨水
- 一幅令人忍俊不禁的旅游漫画——
- 春日游杭记/106 林语堂
- 二战中一次如醉如痴的异国之旅——
- 马六甲记游/113 郁达夫
- 寒食节走出书斋当一回女“醉翁”——
- 琅琊山游记/122 方令孺
- 松声竹韵,天籁合鸣,美妙的禅悟——
- 天目山中笔记/139 徐志摩
- “碧草卢沟”,一种苍凉妙境的描绘——
- 卢沟晓月/145 王统照
- 走进西南边陲的人间仙境——
- 洱海一枝春/151 曹靖华
- 一丝怀古之幽情,一缕飘逸之悠情——
- 南京/159 朱自清
- 劫后余生的佛教艺术宝库——
- 云冈/168 郑振铎
- 揭穿一个历史秘密——
- 内蒙访古/189 翦伯赞
- 一个战争难民眼中的桂林山水——
- 桂林的山/208 丰子恺
- 在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家做客——
- 清田村游记/214 瞿秋白
- 一幅古色古香的西湖民俗画——
-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/230 ... 俞平伯
- 残败之春与一种泉水的神秘——

大明湖之春(外一篇)/238	老舍
割不断二十年前故园情——	
黄海游踪/246	苏雪林
六十年前一次奇妙的火车旅行——	
平绥沿线旅行记/261	冰心
佛国虽美不敌万丈红尘——	
佛国巡礼/271	倪貽德
王者的背影,一座永恒的精神殿堂——	
曲阜孔庙/281	梁思成
飘萍无踪,荣枯靡常,时运乖蹇——	
武昌的名胜/290	石评梅
一幅清丽的湘西风俗画长卷——	
桃源与沅州/297	沈从文
沐浴吴越文化的霞光——	
太湖游记/307	钟敬文
面对自然,一种宗教式的感悟——	
巴东三峡/316	刘大杰
清幽、神秘、朦胧,多情的仙女湖——	
镜泊湖/325	臧克家
千山万壑中迷人的田园风光——	
扇子崖/332	李广田
雨中泰山,一个独特的审美视角——	
雨中登泰山/342	李健吾
不管多危险,都要朝目的地前进!——	
龙隐岩/351	谢冰莹
民族危亡之际,一次特殊的旅行——	
勿离额济纳/360	范长江
拉开帷幕,山之魂一次精彩的演出——	

雁荡行/367	萧 乾
宽容,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态度——	
洞庭纪游/389	费孝通
逃离岳阳楼,一次荒诞的旅行——	
岳阳楼/395	叶 紫
做一个山水中幸福的过客——	
香山碧云寺漫记/400 ...	端木蕻良
四个画家华山历险记——	
华山谈险/408	黄苗子
对历史的一种崇高缅怀——	
井冈山散记/419	杜 宣
“人间天堂”畅游记——	
姑苏两日游/429	于 敏
在峨眉绝顶金色光环中的遐思——	
直薄峨眉金顶记/439	徐 迟
一腔挚爱,一腔愤慨,一种风范——	
龙门印象/449	萧 殷
穿行在时代的波峰浪谷之间——	
长江三日/459	刘白羽
埋进陵墓的愚昧与贪婪——	
逛东陵/470	秦 牧
剪不断人间情网,隔不开滚滚红尘——	
佛国人间(外一篇)/482 ...	吴冠中
一座历史名园的沧桑经历——	
莫愁湖/489	黄 裳
人与自然的一次险遇——	
虎跳峡探胜/494	冯 牧
编后记/506	

● 病中吟：一个迷惘者的呓语——

山中杂信

周作人(1885~1967)

伏园兄：

我已于本月初退院，搬到山里来了。香山不很高大，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^① 模样，但在北京近郊，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。碧云寺在山腹上，地位颇好，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，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，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，而且又是连日下雨，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，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。大雨接连下了两天，天气也就颇冷了。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，买了许多香椿干，摊在芦席上晾着，这两天的雨不但使它不能干燥，反使它更加潮湿。每从玻璃窗望去，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，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——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。

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，但我觉得并不烦扰，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。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脆的磬声，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，无所归依的人，拣定一条

^① 卧龙山，指作者故乡浙江绍兴市西隅的府山。此山又名“种山”。

道路精进向前。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，可谓已至其极了，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，共产主义与善种学，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，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，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，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。我只将这各种思想，凌乱的堆在头里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。——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“国道”，也未可知，这件事我常常想到，如今听他们做功课，更使我受了刺激，同他们比较起来，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，夹着一个“无领事管束”的西人。至于无领事管束，究竟是好是坏，我还想不明白。不知你以为如何？

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。我来的前一天，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，被方丈差人抓去，说他偷寺内的法物，先打了一顿，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。究竟偷东西没有，是别一个问题，但是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。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，也同“儒业”的三纲五常一样，早已成为具文了。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，并无妨碍，只要有权力，便可以处置别人，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，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。我们厨房的间壁，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，也时常吵架。掌柜的回家去了，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，连日又下雨，不能出去摆摊，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。前天晚上，他们都不愿意烧饭，互相推诿，始而相骂，终于各执灶上用的铁通条，打仗两次。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，令我想起《三国志》及《劫后英雄略》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，可是后来战罢，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，更是不可思议了，从这两件事看来，你大略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。

因为病在右肋，执笔不大方便，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。以后再谈吧。

六月五日

二

近日天气渐热，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。对面的那三间屋，已于前日租去，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。般若堂两旁的厢房，本是“十方堂”，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。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，以后有游方僧来，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。

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，失了两尊，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，于是又将他捆起来，打了一顿，但是这回不曾送官，因为次晨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。（前回被捉去的和尚，已经出来，搬到别的寺里去了。）当时我正翻阅《诸经要集》六度部的忍辱篇，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：“……岂容微有触恼，大生瞋恨，乃至角眼相看，恶声厉色，遂加杖木，结恨成怨。”看了不禁苦笑。或者丛林的规矩，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棍子打人，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。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，恐怕应该挨打的却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。

山中苍蝇之多，真是“出人意表之外”。每到下午，在窗外群飞，嗡嗡作声，仿佛是蜜蜂的排衙。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，紧紧关闭，但是每出一人，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。各处桌上摊着苍蝇纸，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，还是不能绝灭。英国诗人勃来克有《苍蝇》一诗，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；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：“不要打哪！那苍蝇搓他的手，搓他的脚呢。”我平常都很是爱念，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。一茶又有一句俳句，序云：

捉到一个虱子，将他掐死固然可怜，要把他舍在门

外,让他绝食,也觉得不忍;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,成此。

虱子呵,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。

《四分律》云:“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,佛言不应,听以器盛若绵拾著中。若虱走出,应作筒盛;若虱出筒,应作盖塞。随其寒暑,加以臠食将养之。”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,所以也如此做,不过用石榴喂他却更妙了。这种殊胜的思想,我也很以为美,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,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,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,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,一种可恶的小虫,心想除灭他。这个情与知的冲突,实在是无法调和,因为我笃信“赛老先生”的话,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,所以在这一点上,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。

对于时事的感想,非常纷乱,真是无从说起,倒还不如不说也吧。

六月二十三日

三

我在第一信里,说寺内战氛很盛,但是现在情形却又变了。卖汽水的一个战士,已经下山去了。这个缘因,说来很长。前两回礼拜日游客很多,汽水卖了十多块钱一天,方丈知道了,便叫他们从形势最好的那“水泉”旁边撤退,让他自己来卖。他们只准在荒凉的塔院下及门口去摆摊,生意便很清淡,掌柜的于是实行减政,只留下了一个人做帮手——这个伙计本是做墨盒的,掌柜自己是泥水匠。这主从两人虽然也有时争论,但不至于开起仗来了。方丈似乎颇喜欢吊打他属下的和尚,不过他的法庭离我这里很远,所以并未

直接受到影响。此外偶然和尚们喝醉了高粱，高声抗辩，或者为了金钱胜负稍有纠葛，都是随即平静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因此般若堂里的空气，近来很是长闲逸豫，令人平矜释躁。这个情形可以意会，不易言传，我如今举出一件琐事来做个象征，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。我们院子里，有一群鸡，共五六只，其中公的也有，母的也有。这是和尚们共同养的呢，还是一个人的私产，我都不知道。他们白天里躲在紫藤花底下，晚间被盛入一只小口大腹，像是装香油用的藤篓里面。这篓子似乎是没有盖的，我每天总看见他在柏树下仰天张着口放着。夜里酉戌之交，和尚们擂鼓既罢，各去休息，篓里的鸡便怪声怪气的叫起来。于是禅房里和尚们的“唆，唆——”之声，相继而作。这样以后，篓里与禅房里便复寂然，直到天明，更没有什么惊动。问是什么事呢？答说有黄鼠狼来咬鸡。其实这小口大腹的篓子里，黄鼠狼是不会进去的，倘若掉了下去，他就再也逃不出来了。大约他总是未能忘情，所以常来窥探，不过聊以快意罢了。倘若篓子上加上一个盖——虽然如上文所说，即使无盖，本来也很安全——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窥探。但和尚们永远不加盖，黄鼠狼也使永远要来窥探，以致“三日两头”的引起夜中篓里与禅房里的驱逐。这便是我所说的长闲逸豫的所在。我希望这一节故事，或者能够比那四个抽象的字说明的更多一点。

但是我在这里不能一样的长闲逸豫，在一日里总有一个阴郁的时候，这便是下午清华园的邮差送来报后的半点钟。我的神经衰弱，易于激动，病后更甚，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，稍加思索，便很烦躁起来，几乎是发热状态，因此平常十分留心避免。但每天的报里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，见了不免要起烦恼。或者说，既然如此，不看岂不好么？但

我又舍不得不看，好像身上有伤的人，明知触着是很痛的，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，感到新的剧痛，保留他受伤的意识。但苦痛究竟是苦痛，所以也就赶紧丢开，去寻求别的慰解。我此时放下报纸，努力将我的思想遣发到平常所走的旧路上去——回想近今所看书上的大乘菩萨布施忍辱等六度难行，净土及地狱的意义，或者去搜求游客及和尚们（特别注意于方丈）的轶事。我也不愿再说不愉快的事，下次还不如仍同你讲他们的事情吧。

六月二十九日

四

近日因为神经不好，夜间睡眠不足，精神很是颓唐，所以好久没有写信，也不曾做诗了。诗思固然不来，日前到大殿后看了御碑亭，更使我诗兴大减。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，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。这些诗虽然很讲究的刻在石上。壁上还有宪兵某君的题词，赞叹他说：“天命乃有移，英风殊难泯！”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联想到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，将我的创作热减退到近于零度。我以前病中忽发野心，想做两篇小说，一篇叫《平凡的人》，一篇叫《初恋》；幸而到了现在还不曾动手。不然，岂不将使《馍馍赋》不但无独而且有偶么？

我前回答应告诉你游客的故事，但是现在也未能践约，因为他们都从正门出人，很少到般若堂里来的。我看见从我窗外走过的游客，一总不过十多人。他们却有一种公共的特色，似乎都对于植物的年龄颇有趣味。他们大抵问和尚或别人道：“这藤萝有多少年了？”答说：“这说不上来。”便又问：“这柏树呢？”至于答案，自然仍旧是“说不上来”了。或者不问柏树的，也要问槐树，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树，就少

有人注意了。我常觉得奇异，他们既然如此热心，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颗老树胡乱定出一个年岁，叫和尚们照样对答，或者写在大木板上，挂在树下，岂不一举两得么？

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，我看了最不喜欢。我平常有一种偏见，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，比为生活所迫，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；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，比那卖女为妾——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，要加几倍。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，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。如要吃肉，便吃罢了（其实飞鸟的肉，于养生上也并非必要）；如要赏鉴，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，可以尽量的看或听；何必关在笼里，擎着走呢？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，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。贤首于《梵网戒疏》盗戒下注云：“善见云，盗空中鸟，左翅至右翅，尾至头，上下亦尔，俱得重罪。准此戒，纵无主，鸟身自为主，盗皆重也。”鸟身自为主——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，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？

《梵网经》里还有几句话，我觉得也都很好。如云：“若佛子，故食肉——一切肉不得食。——断大慈悲性种子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去。”又云：“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，亦杀我故身：一切地水，是我先身；一切火风，是我本体。……”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，然而对于这普亲观平等观的思想，仍然觉得他是真而且美。英国勃来克的诗：

被猎的兔每一声叫，
撕掉脑里的一枝神经；
云雀被伤在翅膀上，

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。

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。我们为自己养生计,或者不得不杀生,但是大慈悲性种子也不可保存。所以无用的杀生与快意的杀生,都应该避免的。譬如吃醉虾,这也罢了;但是有人并不贪他的鲜味,只为能够将半活的虾夹住,直往嘴里送,心里想道“我吃你!”觉得很快活。这是在那里尝得胜快心的滋味,并非真是吃食了。《晨报》杂感栏里曾登过松年先生的一篇《爱》,我很以他所说的为然。但是爱物也与仁人很有关系,倘若断了大慈悲性种子,如那样吃醉虾的人,于爱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够圆满的了。

七月十四日

五

近日天气很热,屋里下午的气温在九十度以上。所以一到晚间,般若堂里在院子里睡觉的人,总有三四人之多。他们的睡法很是奇妙。因为蚊子白蛉要来咬,于是便用棉被没头没脑的盖住。这样一来,固然再也不怕蚊子们的勒索,但是露天睡觉的原意也完全失掉了。要说是凉快,却蒙着棉被;要说是通气,却将头直钻到被底下去。那么同在热而气闷的屋里睡觉,还有什么区别呢?有一位方丈的徒弟,睡在藤椅上,挂了一顶洋布的帐子,我以为是防蚊用的了,岂知四面都是悬空,蚊子们如能飞近地面一二尺,仍旧是可以进去的,他的帐子只能挡住从上边掉下来的蚊子罢了。这些奥妙的办法,似乎很有一种禅味,只是我了解不来。

我的行踪,近来已经推广到东边的“水泉”。这地方确是还好,我于每天清早,没有游客的时候,去倘佯一会,赏鉴那山水之美。只可惜不大干净,路上很多气味——因为陈